



社 論

牙醫界的媒體現象

台灣社會開放以後，或許是禁錮幾十年的好奇心陡然釋放，或許是民智仍未正常發展，如洶湧浪潮般的媒體，澎湃的覆蓋在這小小的土地上。街頭上到處充塞著追逐八掛的記者，電視上也隨時播著帶狀新聞節目，即使新聞自由如英美者，也不得不讚嘆台灣的媒體怪象。社會上如果媒體惡性競爭，內容會以餵飽人類激情肉慾為主，一切只為提高收視率，小則民眾只是浪費時間去看一些綜藝娛樂化的垃圾新聞，大則讓社會付出慘痛的代價。以本年九月份辛克樂颱風為例，原來這只是個中度颱風，無論根據任何數據看起來，沒有足以構成強大威脅的雨量 and 風速，但全島從颱風還沒來的幾天前開始，只要打開電視就可以看到配著直播車的記者在不怎麼的風雨下大呼小叫，好像大禍就要臨頭。氣象主播更是個個眉頭深鎖、危言聳聽，生動的肢體語言之下，好像天就要塌下來了。各地方政府基於全國的恐怖氣氛，也紛紛為了一個中度颱風宣布停止上班上課，洪泛地區的民眾更是沙包大包小包的堆，其結果是人民灰頭土臉的迎接了細雨微風的「狂飆」，媒體為了收視率而煽色腥固然已達到目的，社會卻為此付出慘痛的代價，事後民眾反彈相當強烈，因為這不只是躺在沙發上看八卦

新聞那麼輕鬆，但我們只看到媒體、政府、氣象局互相推卸責任而已。

身為牙醫師，一定都感受到牙醫界也充斥著一大堆媒體，每個禮拜幾乎都收得到各牙醫團體寄來的刊物，有月刊、季刊、半年刊，也有月刊變成季刊，季刊變成半年刊，半年刊無疾而終的，不能否認的即使您常常還沒拆封就丟到垃圾桶，每一本刊物都承載著許多牙醫同仁的心血，和每期30萬以上的出刊費。如果牙醫師真的需要這麼多刊物，那麼所有的付出都值得，但如果這些刊物在牙醫師心中可有可無，其出刊只是為了面子、延續傳統或讓少數人有舞台，那出刊的必要性值得考慮。據我們所知幾乎所有的牙醫刊物都缺稿，有時甚至要硬湊一些文章進去充數，這對品質有直接影響。牙醫師以業餘的時間精力從事出版實在不需要把事情做得著麼勉強。

牙橋曾是第一本綜合性牙醫刊物，造成牙醫界相當的震撼，因為由於勞保、健保的開放過程，促使牙醫師關心牙醫政策，牙橋當時常有最新消息，使人不得不一看究竟，而今公會、學會也都有編印精美內容完整的雜誌，牙橋的重要性已被相對稀釋，其他以校友會為主體的雜誌也都面臨同樣的問題，雖然有的嘗試



以主題性的內容區隔特色，但也相當辛苦。其實自健保實施以後，牙醫界的命運共同體頂多是以六個區來劃分，而不是以校友身分來劃分，大多數雜誌的立場重疊性過高和完全重疊的讀者群，必定使經營倍覺艱辛。

社論代表刊物的中心思想與立場，以往牙醫刊物雖然很多，但除了牙橋之外幾乎沒有刊物發表社論，牙橋十年來能每期發表社論針砭牙醫事務，從而激起話題、影響政策，是一件牙橋一直引以為傲的特色，這一切拜牙橋有強大的主筆團陣容，網羅了許多牙醫政策的主導者，而大家也願就牙醫事務以定期會談的方式凝聚共識，形成讞論。最近我們發現各刊物也紛紛提出社論，發表對時事的看法。連最具牙醫界官方色彩的「台灣牙醫界」雜誌也不例外。我們樂見牙醫師對自身社群的關心，使得各家社論互別苗頭。社論之形成與輿論不同，社論必須是一群對問題有深刻認識的人本著良

知提出看法，因此對於「台灣牙醫界」能夠提出社論我們給予鼓勵，因為以其立場所提出的文章技術上比一般雜誌要困難得多。

目前牙醫界不論哪一本刊物，只要有社論文章的，都是依循牙橋模式，以主筆團會議來討論問題，這是一個避免個人色彩太重，又兼顧大層面的好方法。但有一個不得不提的問題是，牙醫界人數本來就不多，參與公眾事務的更少，因此不論哪一份刊物的主筆團成員似乎都是熟面孔，重複性極高，甚至有人兼任三個以上不同雜誌主筆的尷尬情況，如此難免作出內容大同小異的文章來。歸根究底來說，牙醫能討論的主題原本有限，過多的舞台只會讓內容捉襟見肘。刊物的經費都是牙醫師的血汗錢和廠商的廣告贊助，廠商成本墊高的結果還是牙醫師要買單。牙醫師應該知道現在牙科雜誌太多的事實，認真思考這個現象對我們的影響，從我們手中扔掉的雜誌有多少內容是真的我們想看的？要知道即使我們不想看也已經花錢買了它！這絕對和我們有切身關係，可惜在牙醫社群中卻由於傳承的使命和族群尊嚴的維護，使少數人勉力維持不該存在的東西，牙科媒體經歷了十年來的大爆炸，是否應該回歸基本面整理合併一番？值得大家放下身段思索。